

[那寫詩的潔婷] / 冷鋒 中文系一年級

潔婷靈機一觸，寫下：

遊戲一旦開始，再怎樣曲折動人，
只是走近結局的方向。
美麗的呈現只是為了
加重最後銷毀的失落感，
所有令心喜悅和灼熱的重逢，
原來只是為了作離別的嗚咽。

她望着白紙上的幾行字，不禁反問自己：「我到底寫甚麼？」

她將自己所寫的反覆讀了幾遍。道理上好像解得通，但邏輯上似乎一竅不通。自己也不明所以。但哪裡可以修改呢？她還是想不出來。

於是，她放學後來到學校的圖書館。潔婷推開大門，氣氛安靜，氣氛訴說她似乎不是她本來想到的地方。她可沒有弄錯，這真是圖書館。但只見各人坐在椅子上專注的寫甚麼，在想甚麼，狀極苦惱。這引起了潔婷的注意。這年頭，可沒有人專注在寫字，那他們還在寫甚麼呢？

潔婷專注地看着人們寫字，看看想想，直至「寫字班」的主持人示意她坐下，還遞上一張原稿紙。既然來到了，主持人又看得潔婷面上發熱，害羞的潔婷也不好意思離開。她看看鄰座所寫的字，雖然每一個字也都明白，但有時不合邏輯，有時又不合語法，句子合起來古古怪怪的，又不易理解。那些斷斷續續的東西就是詩嗎？她一直想。

似乎很有趣，這是潔婷第一時間的想法。於是，潔婷從圖書館借來不少書，全都是詩集，逐一細讀。她雖然看很多，但其實不明白內裡所寫的，年少的她，根本不可能明白詩人們的感動。於是，她又來到「詩藝班」。

後來，潔婷讀多了詩，也寫多了詩。雖然她還弄不清楚甚麼是詩，但也沒關係。對於一向說話不多的她，寫詩好像寫日記一樣，代替了她的聲

音。寫了詩，便快樂。而詩，好像是惟一了解她的朋友。

她的詩，愈寫愈多；
而快樂，也愈來愈多。

的確，她很快樂。有次在詩藝班上，她忽然有些有趣的念頭，想起一些有趣的詩句，於是她趕快地把想到的寫下來。她看着自己所寫的，不自覺「嘖」的一聲笑了出來。於是，各人的目光都投在她身上，潔婷嚇得不敢抬頭。不過她還是很快樂，因為主持人把她的詩讀出來，同學們報以掌聲，主持人也特別稱讚潔婷，認為潔婷有寫詩的才華。

潔婷覺得快樂，
一切都是詩賦予的，
它像是漆黑中的光明，
一分一毫地引領着潔婷：
掌聲、歡樂、自信、人生。
潔婷笑了。

潔婷的媽媽一直不過問女兒的事情，她認為應該讓潔婷任意發展，所以毫不理解潔婷的內心，也不知道潔婷的轉變。女兒寫詩獲刊登，還獲得稿費也不知道。媽媽只是奇怪，為甚麼會有那麼多人撥錯電話，找一個叫希揚的人？那是潔婷的筆名。對於媽媽的追問，她只能低着頭支吾以對，只好說這是自己新的花名。這樣，她所得到的稿酬便不必扣起，可以盡歸自己，幫補那少得可憐的零用錢。

由於潔婷只有很少零用錢，於是當小息時，其他孩子都忙着吃雞脾薯條，而她只好忍受着美食的香氣，省下零用錢。每次她都拿出從家中帶回來的曲奇士餅，留在課室裡邊吃邊看書。渴了，便到食水機喝兩口水，回來繼續看書。對她來說，只有書才能令她逃離現實。偶然，也有一兩個壞孩子走來騷擾她，把她的詩集搶去，又指着她訕笑，說她是書呆子。對於別人的取笑，潔婷通常像木頭公仔般不答一句，那些頑童也感沒趣，把書還給她便走。其實，她不是真的不在乎，每次回家過後，都會衝入房間大哭，連媽媽的呼叫也不理會。哭過後，拿起白紙，把心中所感，一股腦兒寫成詩句。寫了詩，便快樂。

潔婷從來不愛說話，所以沒有甚麼朋友。到了學期中，老師只記得她的英文名candi，連潔婷是姓鄭的也不記得，更何況中文全名。可想而

知，潔婷是如何的沉默寡言。她雖然會安靜上課，一副全神貫注的樣子，不過課本下往往有另一本更好看的書。這一次，她想得入神，直至鄰座同學拍她一下，她才驚然回神過來。老師正指着報紙上的一篇文章，那是一首詩。潔婷嚇得伏在桌上，臉蛋也開始紅起來。她後悔，實在不該用上真名，這次投稿時怎麼會忘記用筆名希揚呢？老師看了新詩，身軀微顫，再回一回神，看一看潔婷，一絲古怪的笑容稍瞬即逝，然後老師讀出的，正是潔婷一星期前所寫下的詩。

老師說了甚麼東西，潔婷可沒有留意，但似乎引起了其他學生的注意。很多素未謀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主動認識她。無論到了哪裡，潔婷總覺得附近有人悄悄地監視着自己，又常常感覺到周圍的人對她指指點點，竊竊私語，她可又不敢反過來瞪視別人。有些同學們突然待她甚好，有些同學卻對她冷言冷語。老師們也似乎突然記起「這個女孩」的名字，潔婷潔婷的叫着，親切得很。身邊的轉變，她全部都不明白。惟一肯定的是，中文老師轉了名字，叫主任。

潔婷不再覺得快樂，
她不想再寫詩，
一句也不想，
詩帶給她一份喜悅，同樣，
詩也送了一份憂鬱。
她哭了。

最後她把自己所寫過的詩都摺成紙飛機。她希望每隻飛機都帶着自己的詩句，在蔚藍的天隨風而飛，自由自在，在高空中散播希望。摺過後，她如箭般奔上學校的天台。拿出飛機，使盡全身氣力拋出去，然後她合着眼祈禱：

飛翔，在蔚藍的天空飛翔
擺出勇敢的姿態，
為自己活，用自己方法飛翔。

潔婷曾因為詩而快樂，
潔婷又因詩而不快樂，
潔婷很愛詩，不！潔婷很討厭詩。
(紙飛機緩緩的在蔚藍的天空飛翔……)她不斷喃喃的自語：

為自己活為自己活為自己活，
擺出勇敢的姿態飛翔，
飛翔飛翔飛翔，飛翔在蔚藍的天空。

潔婷的頭很痛潔婷的頭很痛潔婷的頭很痛。

(慢慢的，慢慢的，紙飛機如斷線風箏，急劇向下墜。)

她終於忍不住了，大喊：

飛呀！勇敢的飛翔！
勇敢地用自己方法！
勇敢地為自己活！
勇敢地擺出姿態！
飛翔！翱翔在蔚藍的天空！

靈光一閃，以前不明白的詩句，在此時此刻似乎明白了。

潔婷忽然想要回她的紙飛機，她伸手出天台外。

她的動作，似是絕望的姿勢；她的大喊，似是無助的哀號。

潔婷的頭很痛潔婷的頭很痛潔婷的頭很痛潔婷的頭很痛潔婷的頭很痛。

終於，其中一隻紙飛機墜下在磚頭上，撞得散開，露出了密密麻麻的字句。那是她自己寫下的詩句：

「遊戲一旦開始，再怎樣曲折，
只是走近結局的方向。
美麗的呈現只是為了消失，
所有令人喜悅和灼熱的重逢，
只是為了分別。」

黃昏下，殘陽竭力榨出最後一點紅光，把那本來粉紅色的磚頭及紙飛機，一併染成血紅。